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一二三九號　今日出版一張　發行人　潘梓年

祝捷，勞軍
慰勞會籲請全國出錢
菲島僑胞滙獻廿萬元

（中央社）湘北大捷，陪都各界紛電薛司令長官伯陵，暨全線將士祝捷，摘錄各衛如次：陪都十八文化團體、國民精神總動員會、勞動協會、婦女慰勞總會等團體。成都定雙十節舉行祝捷大會，川省府撥款五百萬勞軍，張羣及川紳…等九十九人，三日聯電薛長官祝捷。又蘭州、南鄭紛紛慶賀。慰勞總會昨（三）日通電全國及海外同胞，發起擴大出錢勞軍運動。又振濟委員會除前撥款二十萬元，振濟湘北外，茲又增撥伍十萬元，仍交薛長官主持配振，並電飭該會特派員顧可託，星夜趕往協助辦理。

（中央社馬尼剌三日合衆電）菲僑反侵略運動委員會捐國幣二十萬元，彙呈蔣委員長犒勞湘北戰士，並附有賀電，菲島中華總商會亦電蔣委員長祝捷。

蔣委員長電覆英名流
相信反侵略反暴政必勝

（中央社訊）英國第一次全國會議一九四一年委員主席布利斯說辭，前經由我駐英大使館轉致電蔣委員長一件。對委員長及中國人民致敬，保證盡最大努力共赴反侵略反暴政之戰爭，渴望堅誠合作，以爭取勝利。蔣委員長對斯說辭來電，現已電復，除對來電表示欣慰外，並謂中英兩國人民爲擁護民主與自由而奮鬥，相信反侵略反暴政之共同努力，必獲最後勝利。

（中央社紐約二日合衆電）麥克納特、威爾基、胡適、李普曼、愛迪生、今晚皆出席權德森公園援華廣播大會，發款五百萬元，救濟中國難民。威爾基等發表演說。胡大使向參加大會者表示謝意。

（中央社華盛頓二日專電）華府各報今日俱以顯著篇幅，披露各外國通訊社自渝發出之湘北我軍大捷消息，各報對於日方所稱「佔領長沙」之說，及「達到目的後即自長沙撤退」之說，實不大加譏諷。

中原戰場起激戰
敵渡黃河犯鄭州
湘北我追擊汨南地區敗敵

（中央社洛陽三日電）向鄭州進犯各路敵，陸續不斷增援，迄三日午前，共增至二萬餘，我軍各路奮力阻擊，浴血搏鬥，敵我均有傷亡，刻各路均繼續血戰中。㈠由中牟東南強渡泛濫（新黃河）竄界馬敵，三日晨復續增至一萬三千餘，附車輛四五十輛，積向鄭州進犯，經我軍堅強堵擊，刻在鄭州東南地區血戰正殷。㈡由京水鎮對岸以東地區強渡黃河竄達祭伯城附近之敵，二日晚增至六千餘，我軍與敵搏戰往返衝殺，互有傷亡，三日晨敵復有增加，其一部向鄭州以東地區竄犯，當我阻止，刻雙方正激戰於二十里鋪附近地帶。㈢敵我遂迎於榮澤西北上清王附近之敵，二日晚增至二千餘，一再向南竄擾，均經我軍奮勇痛擊，將其阻止，斃敵頗衆，迄三日午，我與敵仍在該地對峙。

（中央社洛陽三日電）敵機卅五架，自上午五時起至下午六時止，分六批先後由新鄉經廣武京水等處，竄入鄭州市空，投彈後逸去。

（中央社洛陽二日電）太岳山方面戰事，我與敵肉搏血戰，迄今仍未稍停。

（中央社長沙三日電）湘北我各路大軍，對突圍向北汨羅江以南地區逃竄未及之敵猛烈猛擊，在路口畬、關隘鋪、三姐橋、金井、福臨鋪等附近地區，我先後均有斬獲，敵將馬匹輜重及笨重財物完全拋棄，改道向北竄。我留置敵後部隊，已在新牆河路密堵截中。

（中央社長沙三日電）敵機九架，三日晨九時許，在長沙市區投彈，城內外均落彈多枚，損失正清查中。

（中央社上高二日電）竄北進犯之敵，經我連日奮勇迎擊，並已將進犯奉新武寧之敵擊退，贛北已完全恢復原態勢。

（中央社粵北前線某地二日電）粵漢路南段我軍，今復續向撤退之敵追擊，激至二日下午止，粵漢路正面之敵已全部經軍田向廣州方面潰退，銀盞坳以南，軍田以北已無敵蹤。花縣方面將敵先後擊潰，已恢復原態勢。

（粵殼三日電）廣海方面我軍，已將該處敵肅淨，我克復新開路附近之大澤，退江西方面已恢復原態勢。

華北在鏖戰中
犯晉察冀敵大部被擊退
冀魯邊我出擊攻入三城

（本報華北某地九月二十八日專電）（遲到）敵對晉察冀邊區展開大規模掃蕩戰後，迄今已四十餘日，其中經過激烈戰鬥，大小戰鬥數十次，現各路仍繼續戰鬥中。我十八集團軍更採取局部反攻，打擊進攻之敵。現已將其殺敵戰鬥門如下：

㈠十八集團軍冀南某部，於九月十七日一度攻入館陶城，與敵進行激烈之巷戰，敵死傷許貿。十八日十八集團軍魯西某部東渡運河，攻克臨清城堡，經激烈之巷戰後，斃傷敵偽極衆。十九日該部繼續攻克臨清城北二里莊之偽區公署，另某某兩部分途攻克花牛莊及尖塚等敵據點五個。以上戰役計斃傷敵偽數百人，繳獲槍十餘挺，其他軍用品無算。同時由於各地民衆一致動員，並將臨清以西之公路全部破壞，殘餘敵偽被我完全肅清。慘受敵偽摧殘已久之民衆復獲得自由解放，遂紛紛開會慶祝，發動慰勞附近各部隊。駐某老岩之偽軍九十餘人，在我勝利影響之下，全部攜械反正，現正開赴某地整訓中。

㈡九月十九日廣宗縣城復爲我某旅主力克復，斃傷敵偽百餘名，生俘偽縣公署秘書長及秘書各一，俘餘偽軍士兵百餘名，繳獲步馬槍百餘支，騾馬毛驢數十頭，電話機八架，其他軍用品甚多，毀汽車三輛，解放被日寇迫害之抗日民衆數十人，我傷亡連長以下二十餘名。

㈢平漢線以西之敵，仍繼續向我冀察晉邊區中心地區進犯中，一路由滿城完縣等地區西犯，經我某支隊沿途阻擊死傷甚衆，一路在敵機掩護之下由元縣、曲陽、行唐，等地區向阜平地區續猛犯，與我某部在殿城鎮王快鎮，陳南莊之線激戰兩晝夜，敵我傷亡均重，現戰鬥仍在繼續中。

㈣此次掃蕩冀察晉之敵，深入我腹地者先後達六萬餘衆，現已大部被我驅逐，現殘敵僅東南綫殘敵一萬四五千人尚在蠢動。至阜平、陳南莊各地亦已先後爲我收復，現殘敵正向王快鎮，口頭之線撤退，我軍正乘勝追擊中。

赫爾答記者問
美日談話無進展
敵稱雙方繼續會談

（中央社華盛頓三日路透電）赫爾國務卿昨日答覆記者詢問美日談話是否有新進展時稱，美日談話並無新的或具有明確性之進展。記者問國務卿是否擬於最近期內訪日大使野村，赫爾答稱：本人認爲最好由日大使向館君提出答覆，蓋本人未與日大使約定會談時間也。按昨日爲赫爾國務卿七十誕辰，彼在政府任職已有四十九年。

（中央社紐約同盟社廣播東京三日電）內閣情報局代理發言人石井宣佈，日美談話並無新發展，兩方會談正在繼續中。記者詢以有何前日軍在華之軍事發展，對日美外交談話有所影響，石井答稱：此問題如何，則此種影響性質殊難確答。

（中央社華盛頓二日國際電）據高級人士訊，美國已實際放棄諒解日本之希望，除非在兩方試探性之談話中，發現有未預知之發展，則美國此項希望不致復活。美日談話之陷於僵局，係由於兩方皆不願脫離其外交政策之基本原則所致。日本不願脫離軸心之擴張政策，及由中國撤退或承諾不進攻蘇聯，而美國則不願犧牲中國而與日本成立協定，且在日本仍爲軸心之一員期間，不願放鬆對日之經濟封鎖或實想日本之進攻蘇聯，苟日本脫離軸心，英國願予以財政上之援助。美國不斷承認兩方談話之失敗，縱留一使日本從登全之門，從信東京方面在蘇德戰爭之發展期中，亦依願維持此項談話不致於完全僵局。

馬尼剌舉行
英美軍事會議
加緊英美對華問題協作
格拉第昨抵渝

（中央社馬尼剌三日合衆電）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波普翰，保留此三日，與麥克阿瑟，哈特及馬格魯德等舉行協議。據波氏談：會議主要目的之一，爲加緊英美對華問題之協作。

（中央社訊）美國助理國務卿格拉第氏，昨（三）日下午三時半由昆明飛抵渝，到機場歡迎者有外交財政兩部代表，美大使館代表，及平準基金委員會委員福克斯等，格氏在機場未作任何談話，旋於四時半訪孔副院長，五時往謁蔣委員長。聞格氏在渝將留三日，與財經當局方面人士晤談。

敵興亞院
開重要會議
寇覓對荷印從征蘇不滿

（中央社倫敦同盟社廣播東京三日電）興亞院要官員於今晨在首相官邸舉行會議，僅係討論有關東亞之重要問題。出席者有陸相東條，海相及川，藏相小倉，農相井野等。又訊：內閣於今晨十時至十二時十分，在首相官邸舉行例會，近衛及其他閣員均出席。又訊：內閣情報局代理發言人石井宣佈謂，日本政府認爲荷印油及其他貨物之可能大批售予蘇聯，爲不友誼行爲。石井承認目前日本與荷印之貿易實際已陷停頓。

英下院
一致通過援蘇案

（中央社倫敦二日哈瓦斯電）下院本日開會時，曾由政府提出一項議案，內稱：在此次反侵略鬥爭中，吾人決意熱烈歡迎蘇聯爲吾人之盟友，並當竭盡一切可能方法，加強其抵抗力量。旋即提付表決，當經下院全體一致通過，並無一人投反對票。

美荷僑胞
捐款獻機

（本報訊）紐約僑胞近捐款四十萬元，勞軍，當局已將該款指定由全國慰勞總會，後勤部政治部，政治部第三廳，榮譽軍人管理處，榮譽軍人協…擬在瀘州廣安等六縣設立榮譽軍人生產合作社。又荷印僑胞近捐…，擬於雙十節舉行獻機典禮，由軍政當局接收。

壯哉斯言
羅斯福著文稱
與暴徒無議和餘地

（中央社華盛頓二日合衆電）羅斯福總統頃在科利爾斯雜誌發表關於援助民主國之論文一篇，內稱：與希特勒議和之唯一可能條件，唯有希氏之「完全投降」。納粹不但在實質上欲統治世界，即在思想上亦莫不如此。與暴徒決無議和之餘地。

西南路前線
德軍受重創
德機圖襲列寧城未逞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情報部十月二日晚間公報：十月二日，我軍沿全線對敵作戰。九月卅日，敵機被我擊毀廿架，我方損失九架。

（塔斯社莫斯科三日電）蘇聯情報部昨晚公報內載：西南路前線一戰區，我軍在兩日之激戰中，予敵重創。戰地敵軍潰亂，破碎之坦克與大砲到處狼藉。兩日內，敵軍損失陣亡官兵達二千七百名，被俘五百名。我軍獲各種口徑之大砲四十一尊，反坦克砲十六門，迫砲十七門，機槍九十一挺，坦克七十輛，及大批彈藥。

（中央社莫斯科二日合衆電）德機三批昨企圖轟炸列寧格勒，經蘇機擊退。（莫斯科三日合衆電）蘇方頃即發傳單，向德軍散發，內稱：德軍在過去三個月內之傷亡數目，已達三百萬人。

（中央社倫敦三日國際電）每日快報載：哈爾科夫全線已發生最激烈之機械化部隊大會戰，德蘇兩方各有坦克軍部隊三師參加，共約八萬人。德國迭次猛攻，悉經擊退。

簡訊

（貴陽電）西南公路管理處工人趙甫邦，響應「西南公路號」獻機捐款五百元，分五個月由工資內扣除。

▲本市自來水廠因電力公司停電修理，二日起停止供應，該廠刻正接濟引用他處電力，恢復供應。

△月前由渝飛港負責推動南洋等地募債工作之黃炎培氏，形將返渝，預料其於本月中或可返抵此間。

▲渝市一元獻機擴大宣傳週，日來進行頗爲熱烈，今（三）日結束，各娛樂場所隨票附募一元，亦同時截止。

▲陪都總設計劃委員會，今（三）日下午三時舉行第三次委員會議，蔣主任委員孔副院長親臨主持。

▲參政會駐會委員會，三日開第十五次會議，除外交部提出書面報告外，並由軍政部何部長報告…

三國會議末次大會上
莫洛託夫演說
英美援蘇實際問題已予解決
三國力量大聯合預定着勝利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莫洛託夫在蘇英美三國代表會議末次大會席上發表演說，全文如下：

卑維勃魯克勳爵，哈立曼先生，各代表團團員們，諸位專家們：

我們的會議，在幾天中間，已順利地完成了它的工作。所有當前一切問題，都已獲到了全體一致的決議。

因此，請讓我代表蘇聯代表團，向英美代表團，向我們所有的一切專家們，首先特向卑維勃魯克勳爵和哈立曼先生，表示誠懇的感激，他們轉力過人，欣然從事，又都具有敏銳，我們這次會議，由於他們幫助，所以才能得到這麼顯著的成功。

斯大林同志密切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一切工作，這就是完成的必要的條件，一方面足以保證現在行將結束的會議獲得成功，一方面更足以保證會議以後必能產生最好的效果。

在這幾天中間，我們大家都有機會看出了：我們偉大的愛自由的各國人民的生存攸關的利益，已使我們各國團結到如何密切而具有決定意義的程度了，結果，使我們在目前正對希特勒匪黨的德國進行的歷史鬥爭中，表現出親密的合作。希特勒匪徒的侵略，竟是要奴役各國人民，對外國領土實行侵略的佔領，他原來就是靠這樣過活的。

目前的會議，是由我們時代的著名政治家——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的發起而召開，因此，我們應對於他們表示我們深切的感佩。大家都知道，這次會議發起人的目的，就是要用他們的物質資源來援助蘇聯抵抗法西斯的進攻，用聯合的力量來擊敗希特勒主義。

關於這一方面，必須著重指出：不僅對納粹德國作戰的大不列顛，甚至非交戰國的美利堅，也一樣地認清了有消滅希特勒主義的必要，有用極厚驚人的物質資源援助蘇聯完成這件大業的必要。

像英美蘇這樣的強國的力量的大聯合，目前正在我們的眼前呈現着的這樣大聯合，就已大致預定了我們對希特勒匪徒的鬥爭必然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不管希特勒匪徒在戰線的這一陣地或那一陣地取得了多少暫時的勝利，而最後的勝利總一定是我們的！

莫斯科會議已由它的決議案昭示我們：供給蘇聯國防之用的兵器和最重要的物資，先前就已開始運來的，今後更應該而且必定廣泛的經常的運來。這些運來的飛機、坦克、和其他軍器配備，以及原料，將來必定增加，重要性必定逐漸擴大。在這裏希特勒匪幫的估計又失敗了。

希特勒違背了他自己的心意，反而加速各主要民主國家的共同努力以對付納粹霸王，因爲納粹霸王不僅對於已經變成了被進攻的犧牲者的那些國家，而且對於在最近將來也就要被進攻的那些國家，都是致命的危險的東西。

蘇英美三國代表現行會議已把當前關於實際援助蘇聯對希特勒德國作戰的一切問題通審一致而迅速地通盤解決了，我們在這件事情當中看出了：友邦的諒解是異常正確的，他們都已認清：目前正是蘇聯跟德國法西斯成吸掌全面搏鬥，首當其衝的時候。我們在這件事實當中，也看出了是有保證的：這種援助一定會很迅速地給予我們的，而且規模一定會更大，不斷地擴大，會跟得上我們應戰的範圍完全適應的。

不管希特勒侵略者，掠奪自己的人民和被征服的各國，能掠奪到幾何，又不管他們怎樣用九牛二虎的力量掠奪歐洲已一年多了，一直掠奪到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依照統治階級的意志，已變成了希特勒對蘇聯作新的冒險行動的軍事根據地了，——所有這些掠奪的贓物，都要崩成齏粉的！所有這些掠奪的贓物，也決不能以像我們三個偉大而富強的國家這麼雄厚的資源供給法西斯侵略者進行戰爭，我們三國的雄厚的資源，將直接用來消滅殘忍嗜血的希特勒主義，用來消除今日德國社會中的這些流滓的勢力！

我們的會議，將在爲擊敗希特勒這個各國人民的劊子手而進行的光輝的戰鬥史上，大書特書，永垂不朽！對所有這批希特勒，戈林和里賓特洛甫，單是切齒痛恨，是不夠的，單是一心希望他們速數盡隆，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知道，無論他們在什麼地方逃跑，我們都要把他們打垮，對他們迎頭痛擊，以便把所有各族人民一致咒詛的這批犯罪的暴徒和侵略者的政權永遠撲滅。要達到這個目的，就特別須要打破他們的陰謀詭計，這種陰謀詭計的真正本質，就是要把他們的敵國具體地逐一地個別擊破。

這次會議的政治意義，就在於：事實上它已昭示我們：現在已怎樣挫敗了這種陰謀詭計。愛自由的各國人民，由蘇英美做先鋒，已形成了反希特勒的強大陣線。自尊自大的希特勒，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強有力的各國的大聯合，但還不曾感受到過這種抵抗的威力。我們一點也不懷疑，我們的偉大的反希特勒陣線，實力一定會迅速地增強，天下決沒有能夠打破這種反希特勒陣線的力量。這類國家的大聯合已經於形成起來對付希特勒主義了，這種大同盟必將想出種種方法來把歐洲納粹壓倒，以及它對於一切愛獨立和自由的各國人民的威脅，通通從地圖上刮除得乾乾淨淨。

受了希特勒侵略者的最殘重的而且最兇暴的打擊，這是蘇聯的遭遇。不過，我們看出我們對希特勒主義進行艱苦鬥爭的意義，全世界各國人民已逐漸認識清楚了。

蘇聯，在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現在正擔着解放者的使命，不僅爲了歐洲各國人民的解放，而且更爲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自由，全世界各國人民宣佈對蘇聯所負重大使命的有力裁判的時候就要到了，今天各友邦的代表人士，已很廣泛地一致承認蘇聯所負使命的重大了，各友邦的援助，我們深切地了解而且異常珍重。

蘇聯各族人民，不得不繼續作浴血的鬥爭，希特勒匪徒不止一次的猛烈攻擊，而只在這次鬥爭中，我們已作了重要的犧牲。然而，這種鬥爭決不曾打破了我們的意志，却使我們的意志更無限地增強了。不顧一切的艱難困苦，在對法西斯主義作戰中，我們的軍隊正顯示不可輕視的力量了，必定能夠支持下去，必定能夠保衛自己的事業，保衛自己人民的自由，保衛自己的蘇維埃國土。

我們對希特勒德國的鬥爭，已博得了他國人民的讚美，他國人民，很自然地，都把我們的鬥爭，看做是爲了所有各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共同事業而進行的鬥爭，所有愛自由的各國人民方面，對於我們的鬥爭所表示的同情和積極的援助，所以用這樣飛快的步調不斷發展的，正是這個緣故啊！

我要代表蘇聯政府代表團，並代表所有蘇維埃人民，向英美兩國代表提出保證：我們對希特勒德國鬥爭的意志，是不屈不撓的！我們對所有一切愛自由的各國人民不共戴天的忍敵必然能取得勝利，我們必勝的信念又是決不可動搖的！（全場鼓掌）

哈立曼懇切致詞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十月一日，在蘇英美三國代表會議末次會議席上，哈立曼代表本人和卑維勃魯克勳爵發表演說如下：

蘇英美三國政府代表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已告結束。會議中的各位代表，都留心審查正對軸心國作戰的蘇聯關於英美兩國應送交的軍需品所提出的要求。由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託夫主持召集的會議，自星期一以來，就開會不斷地繼續開會。會議審查了蘇聯政府就英美的生產能力方面所可以利用的資源。會議中已經決定了：實際上把蘇聯軍民當局所要求的一切物資，全部供給蘇聯政府自由使用。蘇聯政府就以英美兩國所迫切需要的大量原料供給英美。關於便利運輸的問題，也已加以通盤審查，並且擬定了計劃，在各方面增加運輸的分量。斯大林會晤託本人和卑維勃魯克勳爵，爲了原料，機械工具和軍需品的充裕的供應，特他向英美表示謝忱！

這種援助是很充足的，而蘇軍因此立刻就能增強防禦力量，對侵略軍展開氣勢旺盛的猛攻。

我要代表卑維勃魯克勳爵和我本人的兩國政府，感謝從蘇聯政府方面得到的俄國原料的充分的供應，這對於我們兩國的兵器的生產，將大有幫助。

我們需強調指出：這次會議中光滿著切誠的精神，所以能以超記錄的時間闡明諸端究畢。斯大林的合作和融洽，感人尤深，這是我們更要特別指出的。莫洛託夫以主席的資格，很卓越地領導會議的工作，蘇聯方面所有各位代表，又都極力幫助，我們都要對他們表示我們的感激！

現在會議結束了，大會鄭重宣示：當固守三國政府的決議，在納粹霸王最後消滅了以後，締造和平，使所有各國都能在各自的領土上，在無憂無慮的狀態中，安全地生存！（全場鼓掌）

（中央社莫斯科二日合衆電）哈立曼、卑維勃魯克對英美記者談稱：彼等各帶有羅斯福邱吉爾致斯大林之函件。哈氏稱：英美專家若干人將留莫斯科，並有美官員數人行將來此，彼等之來，與此間開會之人員，若干會在蔡機及其他配備之供應有關。若干會在於蘇聯之供應問題。卑氏稱：斯大林、哈立曼及余三人即於每晚在克姆林宮研究此項報告。斯大林、莫洛託夫、李維諾夫、哈立曼及余，每晚皆進行工作，李維諾夫爲惟一之譯人。

社論　華北永遠是我們的

敵人在八月中旬，開始「掃蕩」晉察冀邊區，共調動的兵力，在六萬以上；共掃蕩計劃，則預備在四月內完成。這些簡單數字，便可將共陰謀詭計說明一個大概。此次掃蕩的主要特點，就是它的空前的殘酷，寇軍屢次施放毒氣，使用傘兵。固無論矣。在軍事上，實行穩紮穩打，務使其陣地強化，在政治上猶保持特務活動，實行嚴重殺絕我軍民；在經濟上，封鎖物資，搶奪秋收，以圖將我逼死困死。

但敵人忘記了：他的對手，乃是創造並且善於應用游擊戰術的十八集團軍。敵人的法寶，碰到它就無以施展了。晉察冀邊區軍民的主要方針，是保存有生力量，避免無益消耗，然後乘敵之疲困而給以有決定意義的打擊，同時，實行澈底的堅壁清野，使敵陷於困境，而後擊其一路，而潰其全軍。

這次反掃蕩戰的最大特點，就是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出色的協同動作。從膠東到晉西北，從晉冀魯豫邊區到大青山根據地，反掃蕩戰有如洶湧的浪潮一般，迎面向敵人打來，寇軍損兵折將，偽軍紛紛反正，凡此種種，給予晉察冀邊區以莫大的幫助和鼓勵，在十八集團軍配合各地民衆的猛烈打擊之下，敵人對晉察冀邊區的進攻計劃，是又一次失敗了！

十八集團軍在華北的這些光輝的勝利，證明依賴民衆，可以創造一切。該軍苦戰敵後，彈餉兩缺，其裝備之貧弱，更和日寇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軍民密切合作之下，他們發明了克服一切困難的方法。日寇瘋狂的「掃蕩」，都一次又一次被粉碎了，這已證明無論敵人還會有若干次的「掃蕩」，晉察冀邊區永遠是我們的，華北一切抗日根據地也永遠是我們的！

國際和國內形勢，正在向着一種新的局面發展，在這個時候，華北反「掃蕩」戰爭的勝利，應當給予全國軍民不少寶貴的教訓。從此次敵人居心之毒狠，手段之殘酷，可知他既然進行四年戰爭，就無論如何，不能收斂共滅華之野心。除了生死決鬥以外，別無他途。因此，必須採取實際辦法，加緊內部團結，革新內政外交，以實現蔣委員長最近關於抗戰到底和自力更生的正確指示。從此次十八集團軍反「掃蕩」力量之堅強，可知他確有牽制殺傷大量敵軍之能力。目前日寇又有企圖北進的風傳，而在我國內則力圖竄犯長沙，因此，該軍對國際友邦，對國內其他戰場又收配合作戰之效，就必須對敵後英勇苦戰的部隊，給予必要的援助，而不應使他們在行將到來的寒風中，衣單食薄中，撐持下去！

最後從該十八集團軍此次克敵致勝的原因上看，可知打勝仗打敗仗，都有其必然定律的。目前許多友軍，都在艱苦持抗戰而與敵人血戰，該軍此次勝利的戰略戰術，民衆工作以及擊破敵人掃蕩的戰績，都可給友軍一些幫助，使他們更加發揮共戰鬥威力，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延安解放日報九月廿九日社論）

我懷念長沙

劉文

長沙！我所從而生長的地方，我祖先所卜居的故里，那終年用各種顏色裝飾着的平原之上的城市，那整天沐浴着奔流的湘江之水的城市，她引吸了我整個二十年的青春，我懷念她。

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到長沙了，不知道現在的長沙，風景是否依舊；父親早已流亡到湘西的鄉下，朋友也都分散了，沒有人從那裏給我通信，唯一以長沙的消息告訴我的，只是猛烈的烽火，這，我就知道，她是在戰鬥着，向着瘋狂的敵人，戰鬥着！而這戰鬥的性格不正是我所熟習的長沙的性格麼？現在的情形我不曾目見，而往事，卻是我所能時刻回憶的，於是，每當我憶念長沙，那故事，哪怕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都能印現在我的眼簾。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長沙的民氣，也許很多曾在長沙領導民衆參加革命鬥爭的前輩，對這民氣的了解，要周到而親切得多，他們也許能夠告訴我更多而更動人的故事，但單是我所親眼見過的，不就是使人深深地感動着麼？

那還是十幾年的事了，以一個小學生的資格，我受着長沙的滋養，正當着風雲際會的時代，我看見熱烈得像奔流一樣的長沙，火一樣的長沙，那裝飾着她的，不是輝煌的建築，而是人的行列，勝利的行列，每天，在街頭，這些行列，興奮的走着，就像新鮮的血液，流動在健康者的胸膛，我們是被一個女孩子領導着的，她是六年級的學生，我們的學生會長。她不像別人所用以描繪女人的那樣纖弱，那樣文靜，她是健壯而強毅的，嗓子是圓大而紅潤的，眞像是天生給她用以唱戰鬥之歌，用以講解和演說，用以告訴我們要的事情一樣，我還記得有一天她用十分興奮的語氣，告訴我們說：

「今天晚上提燈遊行呀！慶祝攻克武漢」

於是，我們的年青的行列，也和那無數的洪流一般的行列一樣，出現在長沙的秋天的夜晚，這是如何令我不能忘記的一個夜晚呵！整個長沙的市民都出動在街頭，浮蕩在月光和火炬的交輝之下了，我看見長沙的市民用他們最大的熱忱和智慧紮扮着各式各樣的燈彩，每個式樣的燈彩上有着與之配合的口號。譬如說：一個畫有斧頭劈着竹子的燈籠上，就寫着：

「勢如破竹」！

而這口號被人們看清了的時候，掌聲就從兩旁擁擠着的群衆之中不斷的響起來了，而歡聲就一起一落的唱起來了，而從那團隊的鮮艷而闊大的口中，我就像接受命令似的聽到那有力的口號了：「士兵工農聯合起來呵！」

這就是北伐時代的長沙，這是長沙民氣的一種表現，而在各種時代之下，長沙的民氣，始終是昂揚着從各種形態下表現了出來，是說不完的故事呵！

就說在北伐以前，軍閥統治的時代吧！這時代街頭是冷靜的，我每天總是一個人提着書包上學，從冷靜的街頭走過，可是，有一天，我聽見鑼聲從前面噹噹地響起來了，我看見每家每戶都有人三三五五地站在門口，他們都以關心的眼光，左右望着，彼此緊張地談論着，也有人匆忙地朝河邊走着，敲着鑼的老頭肩上揹一塊高腳牌，口中狂叫一般喊着，因爲隔得太遠，我聽不清他喊些什麼，只是大大略略地聽到

「昨天，五月卅，上午呢……」

「在上海南京路呵：……」，我只看見許多人都趕上去看那牌坊上的字。有也跟着那比這老頭走得更快的人的，那人是跟快地跑，一面飛快地向兩邊丟下一些紙片，而退去的人，一直要拾到了一張紙片，才算心滿意足，緊張的看着，慢慢地走了回來」。

這是五卅慘案剛發生以後的長沙，而就在第二天下午（六月一日），大西門的河灘上，一羣青年和日本水兵就赤手空拳地鬪毆起來了。

當我長大了以後，就很難讓我看到如此沸騰着的民氣了，秋天，天空是陰暗的，雨，落着，在卑濕的長沙，眞是只能讓賈大夫去痛哭呵，然而在這些年代之中，我也還看見了許多的故事，我看見，無數的青年，沉淪在青色的土布制服之下，埋頭發掘他們的智慧的腦殼，而當「九一八」發生後的印象，民族的復仇之火燃燒在他們的胸膛是再也不能壓抑的了，他們又都聚集在街頭，緊張地奔流着了，我還看見過，那只能在暗中進行的活動；數十青年在岳麓山頭討論着如何喚醒大家救國呀！極少的人力拼命支持着一個愛國刊物的出版呀！這在長沙就像是星星之火似的終於引起了「七七」以後的燎原烽火了，而且，我還看見過，那火花似的，在長沙閃爍過一下子的軍隊，那和老百姓一樣的軍隊，那軍隊，當他正開始和長沙人民親吻的時候，卽刻就遭了日本人的忌刻，兩彈從日本軍艦上飛來，幫助着他逼走了，

我還可以想起更多的事，更令人興憤的事，雖則這些只不過是過去的事了，但當敵人血腥的手，再一次地伸了出來要想奪取長沙的時候，憶念着長沙的遊子能阻遏這心弦的嗚咽麼？長沙呵：我的故鄉，我懷念着她，時刻渴望着她的消息，而當那勝利的捷報傳到我手中的一刻，我是興奮得幾乎欲狂了，就像看見了那高聳的城廓，那奔騰在街頭的市民，那戰鬥的景象……偉大的城市呵！幾經火燒血洗而仍然倔立着的城市呵！那不正像一個巨人給人民指示了勝利的道路麼！那戰鬥的性格，不屈服的精神，激昂的民氣，蟠然而奔騰洶湧起來，長沙是中國人的！

回家（二續）

邢立斌

「滾開！不要找我。不然，我把你的頭打斷脚跟上去。」

我吃驚地退閃了兩步。我看到他的臉色發紫，臉腫的，像淹死的人一樣。我哭着說：

「爸爸！我不睡也可以，我知道怕冷窮」。

他從地上爬起來了，用眼睛盯着我和母親，說：

「你們不要睡，我再出去一下子」。

他蹣跚着醉醺的身子走出去了。在他回來的時候，他已經拿到了錢。當夜，我聽他在痛哭着，直到天明。後來，我才知道是賣了他用生命換來的兩畝田地的錢呀！

忽然，我聽到了腳步聲，狗也狂狂地叫了起來。我吃驚地走出房子來。

「你來了，我的好孩子，我說怎樣就對到了呢」！

站在我面前的是李太婆。她是瘋子李富的老婆。她那臘黃的臉，和牙齒完全脫落的嘴，再配上她那太短的身子，乍一看，你會疑心是田地里嚇鳥鴉的草人。

她挨近我，顯得那樣的親切，她說：

「你們一家跑到那里了，你爹娘都好嗎？」

我告訴她我們向外鄉舅家里去了。可是，我沒有告訴父親走失的消息。怕引起她內心的苦痛。因爲她死了丈夫。

還沒有待我問到莊子上的事情時，她約我向她家裏去了。

走到她的大門口的時候，我又看到貼在門上的白聯了。同時，我又想起瘋子李富的事來。

李富是個老實而又忠實的農人。我小時每天跟他向田裏去割草。他在田裏像老牛一樣的工作着。他總給我說狐鬼和妖怪的奇異的故事。尤其在他休息的時候，在他說故事前，總是用他的左手接下他鉢尖的黑煙，而後他說：

「這是實在的事，發生在××村××家里的。……」

後來他的孩子之榮之貴都長大了。並且，之榮在外面給人當了長工。這時，他的日子慢慢地好起來了。可是，一件不幸的事落在了李富的身上。那是在收麥時，當長工的李之榮在不小心中弄翻了車，同時，他軋死在車下。當這消息傳到李富的耳朵裏時，他瘋了。並且，他的日子爲了移死屍的花費，也窮了下來。

在冬天或夏天的夜里，你會看到李富在房上飛跑。嘴裏喘着像牛一樣的氣息。手向遠方喚呼着，嘴裏還喊着：

「孩子！來！你爸爸害了呢！」

今後，這世界上再聽不到這瘋子的叫喊了。

李太婆、我和白花狗走到房內時，她用沒有血色的手拉着我的手背，她吃驚地說：

「你的手冰涼，還是烤烤火吧」。

她從院裏拿了柴，把火燒着。這時，他坐在灶下，給我做着飯，她一面拉風箱，一面說：

「那死鬼活着的時候，可把我底餘死了。我自己說。他那天死呢？現在，他被子彈打死了，我又時常想他，晚上，我一個人做着兇夢，步着瘋子像活着時一樣，給我在炕上劃一個很小的圓圈，叫我坐在裏面，不准出來。

我低下頭，沒有再聽她的話。我想着可憐的父親：「他去那裏了呢？我哥們是否找到了，他還是被……」還沒有待我想下去，白花狗把我的脚咬痛了。我用手打了狗一下，它跑到外面去了。這時，我聽到李太婆還在說着：

「夜里醒來的時候，四面都靜的很。我聽到白花狗在院里怎樣醒着鼻涕和嘴氣，就是很脆的冰響我也能聽到：……」

李太婆忽然停止了拉風箱，臉埋在兩手里，背都在抽動着。

我趕快蹲在地上安慰着她。

「不幾天我回家了，我們住在一起好嗎」？我說，「李太婆，偽軍退走的時候，帶走人了嗎」？我想探聽一點消息。

她告訴我，偽軍退走的時候，帶走了三個人，而且，還有一個未出嫁的十九歲的姑娘。她還說，把莊子的糧食都拉走了。

後來，她抬起頭來說：

「我給你說，我的二孩子埋了他爹後，當八路了。他說給他爹報仇。我叫他去了，我不恨他。現在，只剩下我一個老婦婦子，死鬼活着也好。……」

飯做好了，我很快地吃了半飽，就推開了飯碗。我想趕快地回去，看看父親是不是被找到了。

李太婆和我走出了大街。李太婆告訴我叫我一家人趕快回來。我答應了她。她還說，偽軍退走兩天了，可是還沒有人回家。聽說有人回來一下，但打個轉就走了，都像嚇破了膽子。她說，她什麼也沒有了，還是快點死好。她又指着村外埋着她丈夫的新墳叫我看。她的話是那樣的多，像永遠說不完似的。

白花狗忽然從大街的那端跑來了。身上滿是黑灰，而且，嘴裏咬着一支牛角。它在李太婆身前兜了一個圈子，就跑到我的身後了。這時，李太婆叫了起來：

「你千萬不要把它領走呀！沒有它，我晚上會怕死的」。

可是，白花狗吱吱地跑到樹外了，怕是有人搶它的食物吧！這時，李太婆哭了。

我走莊外時，狗跑了過來。它嗅着我的脚，搖着尾巴。

這時，太陽已經西沉了。黑暗從東方地平線上向我這邊走來。我回過頭來，重又看了下我的莊子。這時我的鼻尖發酸了。

（完）

